

SUIBIAN FANFAN

2

中学语文课外阅读

随便翻翻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学语文课外阅读

随 便 翻 翻

(二)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学语文课外阅读

随便翻翻

(二)

本社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嘉路12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字数 60,000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2,500本

统一书号: 7150·2656 定价: 0.20元

目 录

阅读文选

- 不求甚解.....邓 拓
老师对我说.....何 为
桂林山水之美.....秦 牧

——为日本出版的彩色画册《桂林》写的序言

· 语文知识趣谈 ·

- “小轻文”漫游文学宫(知识童话).....王一萍
月明、月黑等等.....黄志敏
濠上之争.....张大畏
成语与科学.....野 夫
螳臂当车 狼吞虎咽 人心不足蛇吞象
灯谜与成语.....冯 仪

读书偶得

- 科学家的文学修养.....沈心祖
不要闹“半边先生”的笑话.....朱宝元
“学问”说.....陆月山
历代聪明人的故事(二).....郑 雁编注
唐执玉幕友察真情 优旃反语谏秦皇
唐河店老妇惩辽敌

岳阳楼与范仲淹·····	祝融
西子湖畔诗意浓·····	柯益烈
诸葛亮的口才·····	沈伟麟
侯宝林·滑稽·语言大师·····	卫昌蒂
云间才子、少年英雄夏完淳·····	辛佐
张商英写草书·····	郑方进

古典诗词欣赏

生平诗一首，千古论短长·····	辰申
——略谈《垓下歌》和《大风歌》	
在如画的景色中遨游·····	方人
周立波走出窑洞创新篇·····	一如

作家与作品

血液写成的大字——“五卅”·····	张炳隅
——读烈士殷夫《血字》诗	

要学雄鸡报晓·····	陈刚 吴鹰
“练”与“改”·····	赵国彦
“练笔”谈·····	高润华
人物外貌与性格·····	申莘

习作与讲评

水的性格·····	南洋中学 齐红
生命的价值·····	杨浦中学 朱剑
甩绳、配角与螺丝钉精神·····	格致中学 李骥

考考你

不求甚解

邓 拓



一般人常常以为，对任何问题不求甚解都是不好的。其实也不尽然。我们虽然不必提倡不求甚解的态度，但是，盲目地反对不求甚解的态度同样没有充分的理由。

不求甚解这句话最早是陶渊明说的。他在《五柳先生传》这篇短文中写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人们往往只抓住他说的前一句话，而丢了他说的后一句话，因此，就对陶渊明的读书态度很不满意，这是何苦来呢？他说的前后两句话紧紧相连，交互阐明，意思非常清楚。这是古人读书的正确态度，我们应该虚心学习，完全不应该对他滥加粗暴的不讲道理的非议。

应该承认，好读书这个习惯的养成是很重要的。如果根本不读书或者不喜欢读书，那末，无论说什么求甚解或不求甚解就都毫无意义了。因为不读书就不

了解什么知识，不喜欢读也就不能用心去了解书中的道理。一定要好读书，这才有起码的发言权。真正把书读进去了，越读越有兴趣，自然就会慢慢了解书中的道理。一下子想完全读懂所有的书，特别是完全读懂重要的经典著作，那除了狂妄自大的人以外，谁也不敢这样自信。而读书的要诀，全在于会意。对于这一点，陶渊明尤其有独到的见解。所以，他每每遇到真正会意的时候，就高兴得连饭都忘记吃了。

这样说来，陶渊明主张读书要会意，而真正的会意又很不容易，所以只好说不求甚解了。可见这不求甚解四字的含义，有两层：一是表示虚心，目的在于劝戒学者不要骄傲自负，以为什么书一读就懂，实际上不一定真正体会得了书中的真意，还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只是不求甚解为好；二是说明读书的方法，不要固执一点，咬文嚼字，而要前后贯通，了解大意。这两层意思都很重要，值得我们好好体会。

列宁就曾经多次批评普列汉诺夫，说他自以为熟读马克思的著作，而实际上对马克思的著作却做了许多曲解。我们今天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应该抱虚心的态度，切不可以为都读得懂，其实不懂的地方还多得很哩！要想把经典著作读透，懂得其中的真理，并且正确地用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还必须不断努力学习。要学习得好，就不能死读，而必须活

读，就是说，不能只记住经典著作的一些字句，而必须理解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

在这一方面，古人的确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诸葛亮就是这样读书的。据王粲的《英雄记钞》说，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一道游学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看来诸葛亮比徐庶等人确实要高明得多，因为观其大略的人，往往知识更广泛，了解问题更全面。

当然，这也不是说，读书可以马马虎虎，很不认真。绝对不应该这样。观其大略同样需要认真读书，只是不死抠一字一句，不因小失大，不为某一局部而放弃了整体。

宋代理学家陆象山的语录中说：“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这也是不因小失大的意思。所谓未晓处且放过，与不求甚解的提法很相似。放过是暂时的，最后仍然会了解它的意思。

经验证明，有许多书看一遍两遍还不懂得，读三遍四遍就懂得了；或者一本书读了前面有许多不懂的地方，读到后面才豁然贯通；有的书昨天看不懂，过些日子再看才懂得；也有的似乎已经看懂了，其实不太懂，后来有了一些实际知识，才真正懂得它的意思。因此，重要的书必须常常反复阅读，每读一次都会觉得开卷有益。

（选自《燕山夜话》）

老师对我说

何 为



隔了三十多年以后，去年秋末，我又到了满城园林的苏州。一天下午，在昔日颇负盛名的城内某大学旧址，一个爬满藤萝的石砌大礼堂里，我回顾了自己文学创作的道路，不知怎么，最后竟谈到我少年时代的两位老师。

时近黄昏，幽暗的池座里恍如浮起一层轻雾。台下人影模糊，落日光带来一种朦胧的感觉。在座的都是老师和未来的老师们。谢谢他们的耐心，让我在大庭广众之间，追溯漫长岁月里的艰难历程。我怀着眷念和感激之情，述说四十多年前引导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两两位老师，无非是要借此向新时代的老师致以敬意。我发觉自己回忆往事的声音，在这个秋之暮，听起来连自己都感到是一种独白，充满了怀念，充满了依恋。

可是谁也不知道，当时我对着台下众多的老师，

忽发奇想，想象当年我那两位老师，倘若今天也坐在我前面，倾听一个上了年纪的学生，报告历年来在重重困难下做了些什么作业，将会在作文卷中批上一个什么分数？也许刚刚及格，或竟是至今还不能及格？

我的老师，假如你们今天还在世上，对今天的世界又会说些什么呢？

李致远先生是我文学上的启蒙老师。

一九三五年，火一样酷热的汉口之夏。我在长江边上那个繁华的城市里，读完了小学的最后一个月。考试结束，学校特地为应届毕业生安排了一次小小的欢送会。

欢送会设在校舍底层的一间乒乓室里。室内屋顶低矮，如同地下室，整个屋子就显得更长。从图书室临时搬来的几张长桌排成一字形。桌上整整齐齐摆满了糕点瓜子和汽水之类。屋子里异乎寻常地安静极了。这一天，全班四十四同学之间都谦让有礼，连说话的声音都是低低的。是的，对所有被欢送的小学毕业生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谁都珍惜这临别依依的茶话会。

我们的级任老师李致远先生不知什么时候进入屋内的，因为我们听见熟悉的咳嗽声。他大概三十岁左右，看起来倒象年近四十。有的同学说他当了那么

多年小学教员，天天站在黑板前，吸了太多的粉笔灰，因此得了肺病。这种病在那个年代是不治之症。他脸色阴郁，戴着一副老式玳瑁边深度近视眼镜，透过厚厚的镜片，那两只眼睛总是神经质地睁得大大的，好象随时随地要拍案而起大声疾呼的样子。只是在几声咳嗽过后，眼睛里那一缕升腾的火焰似乎又熄灭下去了。

我是从另一个大城市转学到那个学校的，而且也只读了半年就毕业了。担任国文课的李先生也就是级任老师。说实话，我当小学生时的作文成绩一直是很差劲的。有一回还得到某老师触目的红笔批语：“文不对题”！颇有大喝一声以示训诫之意。不过这并不影响我对文学的爱好，开始我随同可爱的木偶匹诺曹经历了种种奇遇，旋即又钻进《水浒》、《三国》和《西游记》迷人的世界里。到了李先生的课堂上，我不胜奇怪，从第一堂作文课直到期终的毕业考试，仿佛一次又一次的奇遇，我的作文忽然都变得优秀起来，几乎每一篇都名列第一。有几次，李先生还在课堂上当众朗读我的作文，时或即席讲述一番，详细分析为什么要加以赞扬的原因，这时他那瘦削的脸上就泛起兴奋的红光。倘有用辞不当之处也必定加以指正。凡是他批改过的作文，即使一个错误的标点符号，在他深度的近视眼下也决不会放过，他于是稍稍停顿片刻，向我投

来逼人的眼光。那闪闪发光的视线里既有严格的要求，也有热烈的期望。他无声的话比说出来的要多得多。末了总是一阵呛咳，朗读也到此中止了。这实在使我又感动又难过。

在李先生的教诲和鼓舞下，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小学时代。现在一转眼就要离别了，半年来课堂上的情景又历历在目。

一阵掌声，我从沉思中抬起头来。

简单的欢送仪式举行过后，在铺着洁白台布的一字形长桌尽头，李先生侧身站在桌旁。还没有开口，他用手帕掩着嘴咳了一会，随后以他锐利的眼光扫视全场。我想，只有一颗真正火热的心，才能隔着厚厚的镜片闪射那样炽热的光芒。

“哦，毕业了。”李先生说了几句贺词，声调逐渐高昂：“在这个可诅咒的时代，毕业等于失业，摆在同学们前面的道路——不是生路，就是死路；不是新路，就是老路，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停停，他又讲下去，几乎变成愤激的大声呐喊：“鲁迅先生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同学们！你们往后走哪条路，由你们选择，可是千万别重蹈覆辙，再踏上前人走过的那条自取灭亡的绝路！不！你们要去闯出一条崭新的路，去，去吧，去走新的路！”

听起来声音有点古怪。这临别赠言有若沉闷黑夜里爆出一声惊雷，全场的同学无不为之愕然。李先生过于激动，慢慢坐下来，呛咳着。我近旁一个女同学埋下头去，一缕长发云彩般披落在肩头。她闭上眼睛，泪珠滚落在她苍白的脸上。

我即将离开那城市，出发远行以前，同那个女同学最后一次去看望李先生。他目光炯炯，紧紧拉着我们的手，说以后要多给他去信。沉默半晌，他忽然从杂乱无章的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墨绿色封面的书，认真地写上给某某同学留念的字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一本美丽的书，一九三一年间陈梦家编选的一本诗选，其中包括闻一多几首著名的诗作。

那一年秋天风雨如晦，我又回到上海读初中。过了不久，听说李致远先生的病终于不治，溘然长辞，身后萧条，只留下一堆不值几块大洋的文学书刊而已。他是旧时代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员，在他平凡的岗位上，耗尽了他全部的光和热。我引以为憾的是没有照他的嘱咐，给他写过一次信；可是在那个多雪的冬天里，写下了我的第一篇散文，那篇文章发表时用了有一个有纪念意义的题目：《路》。

如果说李致远先生指点我应该走什么道路，那么进一步引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是孙太禾先生。

孙先生是我在初中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国文女教师。在我记忆的画廊里，她永远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性形象。身材修长，风姿绰约，雍容大方。有一次她穿一套垂地的天蓝色西式衣衫，又罩上一件深蓝色的披肩，远远看去象外国童话里的天使。然而在现实生活里，这却成为几个淘气的同学借以嘻笑的话题。她毫不在乎，一笑置之。其实她那时才二十五、六岁，没有结婚，大学毕业后就在这个中学里当教员。

整整两年，她给予我精神上的东西是很多的。

由于她的指引，我开始涉猎一些世界文学名著，从童话的幻想天地进入一个引人入胜地展示人类灵魂的精神世界。她的文学修养根底很深，而且有她自己的精辟见解。我们班上除了每周两小时的作文课以外，还有定期的课外读书随笔，先写内容提要，以后再写读后感。往往我做了一篇作文或一篇读书随笔之类的作业，她总是在后面写下一大篇批语，有时长达两、三页之多。那不是老师例行的课卷批语，而是一种热情的倾谈。她的文字优美，很有文学性，且带着浓郁的感情色彩。她又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是她的毛笔字，刚健俊拔，不象出于一个女教师之手。回想起来，每次发下课卷，我是多么热切地寻找她的批语，又从中得到多少鼓舞和启示啊！

某次，她写着这样的话：“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生

活的范围有多大，文艺的范围就有多大。”

又一次，她强调指出：“文艺无论如何要站在时代的前列，提出时代的症结，以感情的力量表现出来，激起大众强烈的爱憎，震撼千万人的心灵，知所奋发，那文艺才是时代需要的文艺。”

须知，这都是四十多年前一个中学老师的话，即使在今天听起来依然亲切，发人深思。

一九三七年风云密布的夏天。暑假快要来临了，正是抗战前夕。六月里一个炎炎的下午，她约我到学校对门一家小馆子里吃冷饮。那天她谈了许多课堂上不可能谈到的话。谈腐败的社会，谈人生和理想，也稍稍谈到她自己。她是一个被撤职的法官的女儿，从小生长在北京，经受了生活的磨炼，饱尝了不少挫折和痛苦。我第一次看见她燃起了一支白金龙香烟，淡淡一笑，若有所思地说：“你将来也会懂的。”

我茫然不解，默默地从她手里接过一本烫金纪念册，那是我刚刚买来，请她在上面第一个题字留念的。想不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以后是严酷的战争来了，学校毁于炮火之中。那兵荒马乱的年头，她到哪里去了呢？好象无情的战争巨浪一下子把她席卷而去，从此音讯杳然。那年隆冬，一个夜间来客意外地带来了女老师的消息。一说是海轮失事，一说是她投海自尽，总之，她葬身于大海，被旧社会的茫茫大海吞

噬了。大海夺去了她那么年青的生命。大海成为她最后的归宿。

然而，这许多年以来，在我走过的这条断断续续的文学道路上，这位热情美丽的女老师始终陪伴着我，时时鞭策着我，不断鼓励我努力前进。她批改过的作文簿和读书随笔不下二十余本，也没有一天离开过我。一九七〇年我被迫迁居农村，不幸在搬家时辗转失落了。只是她给我的六、七封信和纪念册的几张残页，总算还留存下来。不久前，我鼓起勇气，从旧书箱里找出她写在我纪念册里的几句话，对照一下我自己，便感到一阵惶恐不安。

那是从遥远岁月里传来的问话：

“我们过去两载的情谊与我对你的希望，这里是难言的。我来问问你：一个人大幼年的爱好，是会支配一生的遭际的，假如遭际不如意，你会不会后悔呢？你对它忠实的程度能发一个什么样的誓言呢？”

我并不后悔。我对自己幼年爱好的文学事业忠贞不渝，不过对老师的问题很可能要终其一生才能作出最好的答案。

于是又响起她感情洋溢的声音：

“我以你最忠实的朋友的资格，看你用大众创造的语言，去对不醒的世界吹喇叭，我等待着为你拍手！”

我的老师，假如我有一支喇叭而又能够吹响，那是你亲手给我的。假如我以前吹得并不怎么响亮，今后我将奋不顾身举起手中的喇叭，用力气吹得响亮一些，就象老师在那里等待着我！

深秋黄昏的最后一抹余晖渐渐消逝了。石砌的大礼堂里，蓦地灯火灿然。站在那么多的老师面前，我想说，今天的世界是多么幸福，要是我的老师至今犹在人间该有多好！不，我的老师将永远和我同在！我亲爱的老师！

我的话完了。我没有说的话也许比我说出来的更多，也许在座的老师们能听得出，也许不。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下午，充满了回忆，充满了希望。

（选自《临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出版）

~~~~~  
作者介绍  
~~~~~

何为，原名何振亚，浙江定海人。写过歌颂新四军战斗生活的散文集《青弋江》（1940年）。解放后，他的主要作品有散文集《第二次考试》（1958年）、《织锦集》（1962年）等。他的散文，构思精巧，意境深远，语言生动凝练，读来亲切感人。